

【藏经阁】

问道大师 肖像油画展示前辈大家风采

“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说过,大师是人类的领袖、是芸芸众生的典范和楷模,接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。”5月4日,由同济大学博物馆、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画院共同主办的《问道大师》张克伟肖像油画展将在同济大学博物馆开幕,本次展览展出作品为画家张克伟近年来创作的80多幅大师肖像油画。

画中人物均为“五四”运动以来最优秀的大师们,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适、梁启超、蔡元培、陈寅恪、老舍、郭沫若、傅雷、丁玲、冯友兰、田汉、曹禺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梁漱溟、梁思成、齐白石、王国维、任继愈、陶行知、叶圣陶、邹韬奋、章太炎、赵元任、夏衍、叶圣陶、巴金、华罗庚、常书鸿、马寅初、钱穆、季羡林、钱钟书等。其中蔡元培、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等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,还有同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埃里希·宝隆、同济大学后任校长李国豪等肖像油画,同时展出的还有同济大学、复旦大学等高校校园风景油画。

2014年,同名主题的展览曾在上海奥莱艺术馆展出,当时展出40几幅大师作品。两年过去了,“大师”阵容扩展到85幅,新增的大师包括冰心、许地山、马相伯、熊十力、钱学森、钱三强、张伯苓、范长江、徐志摩、李叔同、林巧稚等。和上一次展览以“五四”时期的人文大师为主不同的是,此次新增很多科学、教育、医学等领域的大师。

在张克伟看来,上世纪初的“五四”运动,促使中华民族迎来精神的觉醒,也造就了一批兼具东方谦恭美德与西方自由精神的文化精英,他们中的一些人成长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师。“五四”运动也影响了一批优秀的国人,让他们也成为了后来影响中国的大师。“我们需要真正的大师,来勾勒时代的精神图谱,护育社会的人文温度。”既是画家又是媒体人的张克伟,媒体人的职业特点让他的画笔保持着特有的敏感。此次展出作品中,陈寅恪、梁思成、巴金、华罗庚、常书鸿等五幅油画曾在解放日报2013年9月6日《问道大师》特刊上刊登,当时就获得好评如潮。



(上接第1版)

蒋宋夫妇琴瑟和鸣

展览展出的众多实物中还有宋美龄亲自设计的婚纱。同样展现她设计才能的,还有她在生活当中的小物件,例如晚年时候戴在头上的帽子,不啻为时尚弄潮儿。

蒋介石和宋美龄留下了大量的合照,展现了他们伉俪情深、琴瑟和鸣的婚姻生活。在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,也留下了宋美龄当年的倩影;在台北时,他们在寓所里常有野炊等活动。夫妻二人也携手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。1958年,在宋美龄的60岁生日派对上,蒋介石看着在玩游戏中的宋美龄,乐开了花。



►1958年,宋美龄60岁生日派对



▲1969年,蒋介石携宋霭龄、宋美龄在台中福寿山农场散步

◀1968年12月26日,宋美龄和蒋介石在台北寓所庭园野炊



◀宋美龄亲自设计的婚纱



狂草巨印献礼上海交大120周年校庆



2016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。该校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徐庆华参与两项大型活动,通过现场创作巨幅狂草、刻制“交通大学印”并钐盖于隶书长卷的形式,为校庆献礼。古老的书法和篆刻艺术在这

一富有纪念意义的盛大事件中绽放异彩,引人瞩目。

前些日,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创作活动在钱学森图书馆门前广场举行。徐庆华创作巨幅狂草的内容为《交大赋》选段,平整的地面上承载着20张文二宣纸拼成的巨幅纸面,徐庆华弓腰站在纸上,右手握毛笔,蘸了墨挥洒游走,不时两手握笔以增强书写力度。每个字六七十厘米见方,兴浓时则长度超过一米,现场创作历时近40分钟。整件狂草作品章法架构严谨有序,舞动的线条张扬着饱满的激情。对徐教授来说,书写

巨幅狂草是对学校生日的献礼,也是内心豪情的自由抒发。

徐庆华说:“狂草的表现力极其丰富,每每使我超越技法,获得一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快意和心灵无所挂碍的自由。这种自由是形式的,更是精神的,昭示着艺术的至高境界。”

在活动现场,徐庆华将此件作品捐献给档案馆,未来将在交大校史博物馆展示。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说:“将书法创作表演作为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,更是一种传承。”

文图/董少校

【你鉴我赏】

写得人生神采飞

■金小萍

海上名家一布衣,先生落墨出珠玑,腾蛟起凤生花笔,写得人生神采飞。这是林仲兴先生七十华诞时我写给先生的小诗,诗虽不佳,但表达了我的心态。时光匆匆,转眼十年又将过去,先生已近耄龄,但他对书法艺术的热诚一如当初,执着着自己的追求,每天临帖,教书,创作,不让一日闲过,生活充实,精神矍铄,硕果累累。

中国书法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,历代书家有如一座座高耸的里程碑矗立在后来学人前进的路上,在一些人眼里,那是难以逾越的一座座高峰,而林先生凭着“咬定青山”的顽强意志,荜路蓝缕,艰苦跋涉,数十年间

遍临秦汉碑帖,一本帖要写上十几年,板凳深度可谓厚矣。他晚年为了弘扬书法艺术,每周的书法课排得满满当当,自己练功的时间只能从别人看电视、喝茶的闲暇时光中挤出来,真正做到教学相长,相得益彰。他自觉地去读书,引经据典,深入浅出地向学生讲解诗文意蕴,讲解笔法结构,到了如今先生已是“弟子三千”,桃李成林,学生们除了钦佩先生的书艺,更敬重他的为人、朴实、敦厚。

记得去年春节,先生说五月份要在宁波搞一次大的书法活动,来宾均可得到一件他亲笔书写的《心经》,我们听了将信将疑,因为先生兼了那么

多的课,有多少时间来创作这么多的作品啊。结果到了宁波看到来宾们果真得到人手一卷先生手书《心经》,且精裱成卷,四五百份墨宝,令大家喜形于色,我内心由敬佩先生,这是花了多少精力去完成的啊!这次为筹备其八十华诞书展,先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又创作了一百三十多件新作,这种从艺的精神,这样的工作效率,实在令弟子望尘莫及,为之感慨!

先生即使年近八旬,依旧临池不辍,乐此不疲,在我印象中,他很少有哪天不拿毛笔的,八十了,他却因艺术而愈发年轻,从他的作品中依然雄强老辣,不见丝毫的衰气,我只在吴缶老等



少数大师的作品中感受到这等令人兴奋的能量与气质。先生晚年可能与佛教结缘的缘故,其凝重醇厚的书风中,掺入了几许幽深的禅意,这亦是先生近期书法创作之一大亮点。当艺术与人生融成水乳时,艺术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;当书法融入佛教之中,书法便显现出恬淡、宁静的气象,当先生的作品渐入炉火纯青之佳境时,实际上“技巧”已不是为训,而禅意更使其作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。心忘于笔,手随于意,心手达情,心手双畅,这是目前先生的书写状况,同样令人感慨。